



74
6270
13



74
6270
13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平

水五味均平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孫卿子

荀况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
為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
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
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
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



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聞，行無隱

本書備
作循

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

循作修

乎哉。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脇，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

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

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禽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

脩舊作
循改之

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脩正治
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
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
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
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
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為
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
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

修不耻見污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
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
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
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
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畜積脩鬪而能
顛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
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
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

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

能人所
能之能
舊皆作
賢改之
知者知
人所知
之知舊
皆作智
改之

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

止舊作

上改之

羣書滄要

卷之三十八

七

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

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

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
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
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
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
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
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
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

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
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
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
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
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
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
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
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

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

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夸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之以辨吉凶、

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

意作德

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

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

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

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

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無爲字

無君字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

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

忘作緩

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

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

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

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言貶、唯謹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隱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

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三得舊
皆作三
德改之
興舊作
與改之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
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
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
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
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為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
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
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為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
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
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

甚作甚

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
羣臣若是則眾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
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
眾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
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
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
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
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

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

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

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姦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

以作之

衆人之痤也、循道之人、姦邪之賊也、今使姦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誓之以成、日月積久、按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

遠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僻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

上君作之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曜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

舊無善
附之善
補之

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鄒問荀卿曰：先生議

修作循
下同

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

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寒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蕞稼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

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

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

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

愨舊作
整改之

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干將莫耶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騮騾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

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

後之後
之作謂
之後後

閻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
 為福，不能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
 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
 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
 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
 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
 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
 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
 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
 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
 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
 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
 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後作故則作財

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貧窶者有所竄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沈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

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威行如流，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

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和平嘗

觀於上志古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

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

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陰陽之和

不阿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

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

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

蟲流出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

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齊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為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庖人調

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

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王伯

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誅暴有所

本書伯
王作王
伯下同

私枉則不可
以為王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

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

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末也務疆其所行可歸本也

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心也疆令之為

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

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

聚無利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貴則觀其所進富則

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近則觀

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窮則觀其

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守情也

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

其特特獨也雖獨不恐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

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

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匿揚長蔽短也何謂

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

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

美惡

情偽貪鄙羨美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

以知人也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

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

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

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

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

師大橈悉姓諸名也大橈作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

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

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

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

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儀名越王勾

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太賢者未有不尊師

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

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筮作巫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

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

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

也樂也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

者雖歌不樂也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能中節亂世之樂有似

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

其以為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也

亂世之樂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

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

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性生以此為樂則不樂樂不

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後淫也國愈亂主愈卑鬱怨也

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

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

音以鉅為美鉅大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

嘗見倣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務以相過不用

度量不用樂之法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

樂不樂非正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

傷怨悲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

主皆作生

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

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

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

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

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

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

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

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

上俗下有矣字

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築宜恐有誤字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慎毋發蓋。以固天閉地。十一月也。一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幾近也。終盡也。歲且更起。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大蔟之月。陽氣始至。正月也。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毋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雨將降。故修利。中呂之月。毋聚大眾。巡勸農事。四月也。大衆謂軍旅興功。草木方長。毋携民心。民當務農。長育穀木。僭役聚則心携。離逆也。上命。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盛也。孩少

本朝不靜草木早槁

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

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

六月也立秋則行戮故曰陰氣將始

殺也毋發大事以將陽氣

將發起也

夷則之月修法

飾刑選士厲兵

七月也飾正也

詰誅不義以懷遠方

南呂之月

八月

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

九月也當斷殺勿赦

應鐘之月陰陽

不通閉而為冬

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

修辨喪紀審

民所終

審慎也終卒也修別喪服親疎輕重服制之紀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為人主

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

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

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

我也今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重猶益也移咎徵於他人是益吾咎

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

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

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

止除立國五

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

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

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

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

曰歲饑民必餓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

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

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

已下舊有乎字刪之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舍

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也上久也家無怒咎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

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

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

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

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

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

食作體

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

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

除亂亦不可偃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

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

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

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

歸若強弩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

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

接刃而民服若化

若順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

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

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

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

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

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

得矣

得國土也

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

上人情作於己

多作甚

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

死矣趙簡子有兩白羸而甚愛之陽城胥渠陽城

宦作官 姓胥渠 名也

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 小臣也款叩也醫教之曰得白羸之肝

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

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羸取肝以與之

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

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 之首也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也

舊無葬 死之死 補之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故

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為死

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

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 動搖謂之重閉葬

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

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

濕此則善矣而忘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

哉

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

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

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為

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

者以為辱不以便死為故事故而徒以生者之誹

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

重之不懈重尊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

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

何哉

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

世之為丘壠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為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

此為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曠也

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

為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

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壠上曰

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

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世之厚

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

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

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

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

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堯

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為樹也舜葬於紀市不變其

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

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

其勞以為死者也為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

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

謂愛人者眾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眾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

之者寡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冢掘文公冢也齊未亡

而莊公冢掘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

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校友不

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

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

反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

惡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舊無逆於之於字補之

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

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已

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為之報讎孟嘗

君知公孫弘故為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

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

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

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

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

可可者至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

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

為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

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

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之至

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

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

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

所是作所謂

以人於己也

於猶厚也

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為從

關東曰從

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意

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

難之

言不能成從以難秦

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

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

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

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

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人作士

暫作慙

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為人君不得意不

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

仲商商鞅

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

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

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

度無為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坑他日復

與作有

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隣之子非變也已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傷敗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以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

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

公息忌之說累猶辱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

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

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

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以之以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

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
 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
 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
 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
 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
 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為誣無功伐而求榮富
 詐也以虛取之為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樂譽人臣孝則事君忠
 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
 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
 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
 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
 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定安所為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為貴
 德為其近於聖也所為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
 為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為慈幼為其近於弟

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
 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
 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
 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
 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
 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為道雖今偷可後將
 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
 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
 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
 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
 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
 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隣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隣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隣
 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
 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
 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益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

賢於勇有力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見尊也。無官為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而利己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匿勝忠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

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遽告太公太公

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而作

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

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

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

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

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

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

聖作賢

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

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矣聖

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

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

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已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為賢

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

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

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

也

得可作
可得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

至至於治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

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

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為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

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

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詔亦教也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

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此亡國之風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握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

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

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

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紛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

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

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

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

不得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

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

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

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

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

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

以其言為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狂言

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

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匡之今之為車者數

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為車

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方道也思慮自傷也思慮勞精神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差極其

情欲以自消亡奮能自殃也奮疆凡姦邪險諛之人也必

有因何因因主之為因猶隨也人主好以己為已所好情

欲則為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

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宜

動者靜宜靜者動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

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人主以好為示能以能示衆以好唱自奮奮疆

舊當上無君字補之

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

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

代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

容之君不君臣不君臣不定臣故不定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

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

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

道固窮固必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重重塞塞作重塞

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

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安有所教詔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

為道以奈何為實以不知為道道尚因循長養不違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

奈何為實也絕江者託於舩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

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舩

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

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

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則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

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者，

其馬不進，剉而投之谿水。剉，殺也。投，弄也。又後取道，其

馬不進，又剉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

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

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

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也。亡國

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

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

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

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蠱之

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為造父不過也。顏

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

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

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

放作敗
下皆同

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

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

重為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

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偽繼矣

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偽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

禮煩則不莊業眾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

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為戮

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

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

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

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

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

樹鬱則為蠹蠹蝨草鬱則為菑菑穢國亦有鬱主德

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

惡並起而萬災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

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厥之諫

我也下 舊無必 字補之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

中質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而

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

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簡子之

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人主執民之命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

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驕則簡士簡自

智則專獨不吝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無備

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土不盡規故欲無雍

必下有 自字 驕上有 自字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

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欒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徼

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徼為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欒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

欒徼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緇吾善也所得者皆

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

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

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

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

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

盡忠於君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

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

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

似通者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

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之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

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

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

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

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

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

惡能直宅居也若能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

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

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矦矦短矦也以田於

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淫惑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

王之罪當答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臣

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

席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

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

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穀之過

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

宛路之矦放丹之姬務治荆國兼國三十九令

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彊弓示有力也其嘗

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

而止開開弓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

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

開作關
注上開
同

而不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

用三石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

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

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

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鞀

欲戒者搖其鞀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

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

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

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

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

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

此自揜其耳之類也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

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

視作觀

卷之三十九 二十七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諫。交俱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

成就

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

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

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

傷

敗國家之所以危。

危

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

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

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傷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
病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
 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
 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夫民未有見
 焉未見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
其德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
 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

春秋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日、離內
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日、過而不聽
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九日、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日、
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
者罪跖、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
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跖罪、異日與君

遊於菓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
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
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
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
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
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

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橈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舊無巴字補之下巴同

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麕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闕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

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

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于乎人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

本書下
心作私

志作毒

怨舊作
懲改之

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
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
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
之至也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
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
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

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
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
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
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
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遂自
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為
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

道作適

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

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

舊無難
勢字加
之

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
 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為車以勢為馬以
 號令為轡銜以刑罰為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
 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
 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
 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
 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
 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
 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舊無姦
劫弑臣
字加之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
 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
 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
 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
 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
 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患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日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其

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有功，通志於眾。凡為人主，患在驕志，盈不通下，故誠也。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謂人

賢人也伊尹赴而湯隆寧戚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

般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

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

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

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

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

士之禮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

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

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

一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逆流而飲之夫一

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

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徹也軍幕未辨將不言倦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眾同也是謂禮將是謂達禮之將與

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禍福共安

危眾如一體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素積策謀和同也

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之養一人可以致萬

人燕養郭隗以致樂毅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

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

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眾可望而不可當

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為天下雄賞罰

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振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

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臧則下少功善臧

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

盜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眾不服

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有二則軍無式式法則眾不服以其違主道也

有三則軍乖背有四則禍及國眾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

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

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

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

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

死矣

將不得
專作將
在自專

姦雄相稱，鄣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

乃得實

故傳說陟而殷道興，四皓至而漢祚長，得治之實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

功難成

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成。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

能持天下之危，故天

下樂

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

天下願奉而安

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

除天下禍，故天下樂

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

恩澤洽，人民和，則賢者至。

澤及昆

蟲，則聖歸之

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

賢人所歸，則其國強

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

禮服道化

揖讓恭謹，故曰降人以禮者也。

聖人之政，降人以心

心服教令，故降人以

心服道化，天下和

禮降可以圖始

禮服道化者，可與謀始也。心降可以保終

親，故可保終也。

降禮以禮，降心以心

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

荒

不修德政而務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強也

務崇節儉，廣其德教，強之

禮作體
下禮降
降禮之
禮及註
同
下心作
樂

多作歸

道也。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兆庶正於

也。廢一善則眾善衰，賞一惡則眾惡多，善者得

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眾善到矣。一令逆

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

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而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

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刑惡加於凶逆之人。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

親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之也。

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四皓是也。有守節之

志者，不可以威刑脇。晏嬰季子是也。故明君求臣，必視

其所以為人者而致焉。視其為人所執之志而求之也。致清白

之士，脩其禮。四皓九志，不屬於革命之主。致守

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

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臨不測而擠

欲墜，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淡者，何重傷

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為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

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

死人失道而亡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

聖作臣下同

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外奔

是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內

外失宜禍亂傳世荀失內外之宜為子孫之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

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

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

妬賢者名不全昔龐涓妬孫臏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

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求作進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得其所亂無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

朽舊作
廢改之

本書智
作義

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為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眾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

無為者乃有為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為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眾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眾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褻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

木長作
土燥

寧畏法教而為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

令作至
取作先
相作所

是章本
書屬前
章

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眾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為曲以白為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眾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眾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

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是章亦屬前章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子母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

畢作安

珍作宗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大、楸梓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為衆木之珍、仆則為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

而作不炭作隘

賢聖誤

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礫之津、頓於窈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知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弃、此則為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夫窮澤之民、據犁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能、有

禹臯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
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
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
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
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
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恃刑者民
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

城作域

雞作鳥

牢作刑

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
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
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
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
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
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
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
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
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

哉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凌鏢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
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爲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般殺魯國危也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

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
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洲之衆豈弱於
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
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
利而憊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
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
而慎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
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

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
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
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
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
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瑇瑁
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
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
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

王舊作
代改之

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効吉凶之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災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心作身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遠當作達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曰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

下可作王莽

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攜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

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主作因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

國大悅，墻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

脆嘗本
書作庖
宰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鷁於城之隈，使史占之曰：

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

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

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往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

不以作以不

宋人迎而復之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

所下有以字

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

華作死

亭下有之為一字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

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窶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葺葺弗剪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爲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荇葺作
茹茨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爲原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師智足以爲礪厲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忤於鄉曲道路談說不忤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

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霸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而待

政下有也字

聞之於政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

必禍之本
本作必
失福之本

謂民無不為命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故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

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

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

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強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

財作順

天竭作
大過

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

無以其
後世之
五字

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

而錄其士天下之

